綸扉奏草

東宮出講揭

臣等今歲屢請

東宮講學吉已再擇翘首企望而未蒙

允行臣等請而不已則

皇上以爲責此而不請則自古以來無有

元良主器竟不講學之理且無論進德脩業功

難久曠即深宮之宴居至於數歲是教偷也

金聲玉裕之容節勉于積年是習慢也以我

皇上聖學已成緝熙罔間而四海臣民猶若以邇

來之靜攝不無損于初年之勵精況於
皇太子春秋方富正當進學之時者哉此臣等
之愚萬不得已而冒昧進言自甘冒瀆之罪
者也倘
皇上以慈愛之故恐其過勞或
命二三日內删停一日以便休息其出講皆以平
明不必太蚤則起居有時精神自裕而于
聖慈亦可慰矣臣等謹擇得本月十九日二十二
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其侍班講讀等官容臣具揭

另請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是非賞罰揭

臣惟天下之相維有二事上有是非上有賞罰是非不明則議論多而爭端日起賞罰不決則功罪混而大柄漸移此皆關主權之得失繫天下之安危非細故也頃來諸臣以意見不同互相矛盾一人而甲以爲賢乙以爲佞一事而甲欲如此乙欲如彼甲乙既爭而是甲非乙是乙非甲者又助之爭參商之跡已著水火之勢漸成所賴

皇上神明旁燭蚤賜剸裁以服其心而疏槩留中

無所可否薰蕕黑白既不爲之分明進退去
留又輒聽其自便舉百司庶職泄泄如不繫
之舟之綱之紀之謂何而使朝端一至此也
雖臣下雷同非國家利然而風波不止流禍
安窮亦大非盛世之景象矣雲南巡撫陳用
賓總兵沐敞逮解至京亦已多日詔宜下之
法司定擬其罪而候
命旬餘未蒙
宸斷夫獄獄輕重自有主者臣不敢知然豈有他
方失事從薄罰所逮鎮撫二臣四海九州觀

望此舉而可復猶豫遷延持不斷之意耶以爲無罪則前之逮解何心以爲有罪則今之遲疑何故如雷如霆之謂何毋乃令人窺

朝廷之短長乎且陳典等旣已送問而用賓等猶自稽留悠悠道路口語日滋又大非

淸朝之法紀矣臣待罪綸扉職專票擬豈敢多言惟目擊朝綱國憲將就陵夷不容不言伏

望

聖明盡將諸臣彈劾辯論諸疏

勅下吏部都察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

聖裁要于大公至正足服人心即有詿誤風聞不

妨明說仍

速下陳用賓等于所司議罪上請如此則是非明

于下賞罰决于

上大權一而國是昭其所裨于治理良不淺矣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三揭　附請大僚

須以會推閣臣一事屢煩

天聽候命杳然臣犬馬之力尚可自效即至于捐糜何所顧惜獨以天下國家事如此殷煩臣質本庸愚加之困病閱歷尚淺事體多所未諳精神既衰檢點時有不到種種差訛勢必難免即

皇上能原之而天下人不能亮即天下人能亮之而臣心不能安兼以時事紛紜隱憂萬種其大者則府藏盡空災祲相繼臣僚無師濟之

風封疆有憑陵之患綢繆修弭茫然無術臣之私衷自危自懼日夜延頸企足望有人來不啻顛者之望扶溺者之望拯也今在朝在野賢才不乏或沉而未用或用而未究世道繫其安危人情甚於饑渴

皇上何惜綸扉一席地不賜登延而獨使臣力盡智窮卒誤天下事耶且

皇上所最疑者臣下之專擅而臣以獨身受事何專如之

皇上所最厭者臣下之煩瀆而閣臣一日不補則

臣不容一日無言何潰如之臣進而供事退

而焦思當食咨嗟與言涕流

皇天后土實鑒臣心並在

君父而不哀憐臣詞窮矣自知罪矣伏望

皇上原其情而

亟賜允焉抑臣猶有無已之請敢盡言之六部九

卿

皇上所與共治天下其職任之重不下閣臣今吏

部侍郎楊時喬業已病故戶部尚書趙世卿

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

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察院副都
御史詹沂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
尚在供職而春分陪祭
朝日壇忽眩暈仆地至今未甦然則今日大僚
非但少而且空矣其已經
點用未至者雖尚有三四人而皆以時事艱危徘
徊趑趄未即趨
命世卿等又死轉哀號迫切如此諸臣之事
皇上如天禍福生死惟其所命
皇上之待諸臣如子疾痛疴癢豈不相關苟視同

朝廷任乎天而不聞加之縶維如樹的以受
則進無效忠之地退無生還之期旅邸長幽
游魂悲泣寧不傷
聖慈之心而灰士大夫之氣乎昨孫善繼掛冠徑
去世卿輩皆有羨心徒以大臣分義有所不
敢世道至此成何景象
皇上愛惜官爵不以予人而不知今日人情固真
有以無官爲樂去國爲幸者臣之嘵嘵喋喋
請補大僚請蚤決諸臣之去就者實非爲諸
臣地乃爲國家計耳用舍進退皆在

皇上孰敢不聽惟毋干不用不舍不進不退之間
別設一法以使列署空虛一至此極畧天下
幸甚統望
明留神省覽
萬厯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吏禮掌印官揭

今日蒙

發下禮部司務潘龍等一本為印信事令臣票擬

臣惟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

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即本部之

事尚不能理况于兼攝而吏部印務亦急勢

須用人尤為難處今兩部右侍郎俱久缺未

補臣謹將原推各官開列上

請伏乞

聖明欽定二員分補二部使臣得遵

命擬上應供職有人而部事不至於廢弛矣謹將

原本封進伏候

聖裁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工部撤回京商揭

該文書官冉登口傳

聖諭工部一本為京商坐派事與福王府第有相干否臣惟府第照

潞府規則已屢有

旨見在奉行無容别議今工部此奏蓋為河南巡撫沈季文奏辯疏中言及監造主事房楠帶有京商在地方告訐預支多增料價甚為擾害故工部奏請行文該省禁止或將京商撤回蓋專為此一事與府第不相干涉也臣以

為府第營造費用甚繁而奸商復夤緣冐破

據季文所奏多增料價至三四十萬為害不

小工部此奏所當

允行故臣票擬是字其事情如此伏乞

聖明裁定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吏禮掌印揭
臣前以吏禮二部缺官掌印恭請
點用待
命數日未蒙
允發此在
聖心必欲爲二部擇人特加詳愼惟是銓衡典禮
事務煩多難以停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
之事即大選定期亦在明日已無及矣政體
人情深爲不便伏望
聖明蚤賜裁定以便遵行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摘去各官揭

日前蒙

旨下吏部糸工科都給事中孫善繼擢去一本令

臣票擬臣隨即擬上今已半月未蒙

批發臣惟但了以尊

君爲大去就以候

命爲恭今孫善繼倡首徑行劉道隆繼之較於顧

天墢等雖已出都而尚在近郊者更爲可罪

若皆無所

處分甚非政體且諸臣因言求去者尚多其中應

去應留亦當仰厪
宸斷示用舍之衡明進退之義而一槩留中置之
不聞上之則煩瀆
聖聽次之則曠廢官守下之則滋生議論極爲不
便伏望
留神檢發以肅臣工如臣所擬未當亦望
聖慈矜其愚昧
親賜裁定或傳示
聖意令臣改擬以進此亦今日明法守尊
主權之要務也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四揭

臣屢次懇請推補閣臣未蒙

賜允九閽遼隔無處籲號近見吏禮二侍郎連日淪謝甚爲感傷人生朝露旦暮難知而臣又素禀孱弱加之多病瀉血痔瘍種種惡症每一舉發便狼狽不支同官雖有二人然或堅卧未來或決意求去如臣犬馬之軀復塡溝壑將誰爲

皇上供奔走之役者而今日宇內尤稱多故姑無論其他即遼東撫按二臣所言征稅之苦邊

備之虛軍民愁咨之聲夷虜桀驁之狀人人讀之無不寒心無不捲涕邊事破壞一至此極而

廟堂絕不講求所以綢繆備禦之方抱火厝薪豈足爲愉臣內自思惟無有分毫伎倆可以匡濟時艱轉移否運徒拼以其身負他日誤國之名非但可羞亦可爲恨昔鄭綮拜平章事而謂人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踰時遂告去而司馬光作相遼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愼勿生事開邊隙臣雖愚陋其

自知之明不下于蔡而今日朝野賢才濟濟

蒸蒸豈無司馬光其人者惟願

皇上亟賜簡用使夷虜知中國有人亦自敬憚而

毋使臣欲爲鄭蔡而不可得愚臣幸甚天下

幸甚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初五日

票擬孫普繼等偈
蒙
發下吏部參孫普繼一本傳
諭令臣票擬臣於揑去諸臣巳擬重處其餘被論
者或徑分别去留或仍下部議覆臣未敢專
揑謹擬兩票上請恭候
聖裁臣智識愚昧中間或議擬未當亦望
聖明改定其大九卿諸臣進止去留臣於此本中
不敢擬及伏乞另行
宸斷謹具題以

開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翰林院掌印摺

臣等以翰林院缺掌印信官權得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圖資俸最深堪以
掌管具題半月未蒙
允發竊念翰林為文學侍從之官掌院為之統率
必難久缺且每日有常行文移皆須用印而
各處歲貢生已到聽奉
欽限于四月十五日廷試君無掌院官誰為料理
今時日已迫難以再遲伏望
勅下吏部將王圖量陞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管前項印信以便供職臣等亦得

免于催請煩瀆

聖明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同官辭疏揭

該臣廷機自入春以來七疏求歸未蒙

批發臣子之義只宜靜聽臣何敢以同官之故代

爲祈懇但念近日閣臣體面已輕困苦艱危

無人相恤所恃者獨

君父耳若

君父之前顲訴而不聞頻煩而不應留既不可去

又不能此眞所謂窮人無所歸耳豈不殆哉

今臣錫爵又來告矣伏望

皇上併行檢發以慰其心仍望

親賜裁答勿令臣擬蓋臣前此擬票已多其辭已窮今若擬放則恐非

皇上慰留之心若擬留則又大拂同官之意且强以難堪亦似不情再三籌惟萬分難處惟是

閣臣之用舍去留斷自

宸衷其於事體實爲妥便此臣之所以昌昧而進言也伏祈

聖明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五揭

臣惟今日

朝政之最急與人情之顒望者無如推補閣臣

一事前後疏請不知凡幾而尚未蒙

允發登謂庸劣如臣尚可支吾了事耶不知臣之

伎倆窮矣劣狀著矣世道日壞而不能維議

論日紛而不能止是非日混而不能明釁孽

日多而不能弭一切時政廢墜甚于往年如

言官之所列者皆不能救蓋臣蚤夜捫心自

供自認罪實難辭而又展轉思惟力盡智窮

終無他策若不冐死哀祈

君父亟簡忠良俾司政本則雖黽勉出入愈覺厚顏而天下事愈陵夷潰決不可收拾矣昔小雅正月之篇憂時念亂而終以將車爲喩言必無棄其輔以益其輻又屢顧其僕然後可以越險而不墮若旣墮其載而後號伯以助予則悔之無及今臣之號呼求助情詞已竭而

皇上猶不爲置輔以益之聽其摧輪傾輹而不顧臣則已矣其所墮之載誰之載也即臣言不

足恤而昨臣錫爵再疏懇請皆以此爲言且深慨今日國事如無柁之舟莫爲主持蓋老成苦心真切如此伏望

皇上省覽錫爵之言深惟詩人之義

丞發俞音會推簡用毋使臣負妨賢誤國之罪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推轉翰林各官揭

照得臣等近推
日講教習庶吉士等官衆係急務未蒙
允發相應從請其清理軍職貼黃缺官日久亦應
推補又去年十二月推轉翰林院各官資俸
最久者俱未蒙
發竊念內外官陞轉皆由吏部而翰林院獨係閣
臣題請令吏部推官尚陸續奉
旨而臣等所題十無一報以致翰林各官名爲文
學侍從清華之選而其淹廻壅滯反甚于他

曹至于額定各差亦復不補職業曠廢人情
懈弛甚非國家所以優禮儒臣培植人才之
至意也臣等不敢屢次煩瀆謹將原題
日講敎習及今推淸理貼黄與資俸已深相應
量爲陞轉者數員開列上
請伏乞
勑下吏部查照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止造神器揭

今日蒙

殿下工部一本為神器急缺速行造補事該文書

官張文元口傳

聖諭舊例內裏造着分三運造令臣擬

旨臣敢不遵行但據疏所費錢糧至二十萬此時

該部萬分匱乏而太僕寺馬價亦自無多且

備緩急買馬之用委難借給况此項火器該

戎政官謂其體質重大不便運轉見存已屬

無用補造將以何為故該部再三爭執不欲

以時詘舉贏臣反覆看詳不敢輕擬者也臣
見連日風霾異常慮有警報極當爲綢繆防
禦之具但戎臣部臣之言皆是如此則此器
之爲無用昭然可見又何如留二十萬金以
爲緩急之備乎謹將原疏封上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議論混淆疏

奏爲議論混淆紀綱廢弛懇乞

聖明亟賜裁斷以肅人心以維世道事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淸明庶官輯睦卽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擾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卽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卽如近日進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旣樹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冰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鬭又繼而操戈矣殊

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跖朝夷好莠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淸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徐之日後則又自定者有爭辯而明者有愈辯愈不明而置之不辯則又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胡不思乎然此爲諸臣言耳

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故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

開群枉之門令

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
斷決不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鬬奏牘日多
事端日起職此之故夫

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
雷霆之威以其迅速非遲非速則毋乃自傷
其明而威幾損乎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爲害
多見于叔季之世庸弱之君今日

聖明在御

乾綱獨攬豈容有此誠宜

盡發諸臣之疏

勅下部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

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中有顛倒謬戾之甚者

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震肅議論分明

而

朝宁之間廓然有天清地寧之景象矣

皇上亦何憚而不爲乎至于諸臣自此亦宜平心

和氣正大光明勿以國家公事而徇交遊勿

以兒女爭言而瀆

君父蓋臣嘗謂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

譽爲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爲君子則直君子矣見詆爲小人未傷也天下後世以爲小人則眞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公論甚晰自古至今未有能逃念及於此將客氣自消而爭端自息此又臣一得之愚而欲爲諸臣忠告者臣與諸臣比肩事

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目擊世界紛紜至此而臣處輔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直陳其愚伏望

聖明留神採擇

發賜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為同官乞歸揭

今日蒙

發下同官臣王錫爵李廷機二本令臣票擬臣惟錫爵老成端亮廷機清公任事皆臣所遠遜不如祇以勁直之故與世不合遂致攻之者多而錫爵又以子死身病其情甚苦貽書于臣懇為轉達廷機亦迫切求去杜門不出已滿一年入春以來疏已八上每見臣輙求票於至于涕泣臣惟

聖明在上而帷幄大臣進退狼狽一至於此以後

凡居此地孰不自危臣與廷機私相憐也私
相慮也在廷機自處進不得關其忠退自可
明其志在
皇上處廷機留之只是虛拘放之乃是實惠事理
甚明所當體恤惟是從來輔臣求去同官以
跡涉嫌疑莫肯代請臣雖至愚亦知顧避況
今政本乏人豈願廷機之去獨以事窮勢極
無可奈何而臣與廷機生平知契不必更存
形迹故敢爲一言如此至于錫爵乃
特簡元輔其准放與否我

皇上宜何獨斷臣不敢定但恐有煩
宸慮謹各擬兩票以聽
聖裁惟廷機之情更為窘迫尤有望于
聖慈之曲軫者臣真萬不得已而為此言耳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

詹事府掌印揭

照得詹事府印信自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曾朝節病故至今已經六年無人掌管然中間尚有協理詹事少詹事等官可以代署今詹事王圖已陞掌翰林院印信該府遂無一官每有當行文書無人用印甚爲不便臣等推得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正域前以詿誤回籍今公論已明相應推補伏乞

勑下吏部將本官起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管前項印信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三日

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惟今歲大比之期巡按一官責在監臨較之
常年尤爲緊要而南直隸提學御史舊者已
陞新者未蒙
點用各府生儒無人考校懸望尤切今去試期只
三月餘再或遲延必致誤事伏望
皇上將部院遊差各疏
亟賜檢發令其速行庶于賓興大典猶可及矣事
勢至迫而部院屢請未
發臣不得已乃敢冒瀆伏望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五日

催請要務揭

臣惟閣臣之設主于輔導代言原不以諫諍爲職近因朝政壅塞內外暌絶臣等不得已而有言遂致疏揭滋多煩瀆

聖聽至于今日亦一槩不報是臣等之罪也然而政幾所關義難終默非但天下以此責臣卽臣反之于心亦不能自安每深思默念臣以千言萬語請之而不足者

皇上以片言決之而有餘臣以千言萬語請之而天下猶不信

皇上以片言決之天下莫不服然則
皇上亦何愛于片言而遲疑不決之若是耶夫天
下事有必不可已者
皇上固未嘗終靳也但行之有遲速耳速則威權
歸于上而議論自消遲則議論多于下而威
權及失當斷不斷及其斷人已玩矣當行不
行及其行事已去矣
乾綱因而解紐國柄為之倒持然則
皇上亦何利于遲疑而堅持不化之若是耶臣竊
觀

皇上天縱聖明于天下國家事雖在細微無不鑒

心即臣所票擬容有疎失一經

聖裁無不妥當獨于先後遲速之間未盡合宜以

致紛紛至此心竊惜之臣今不敢泛有陳瀆

謹將目前切要事務萬不容緩者開列數款

仰祈

皇上審度事勢憐臣苦心

俯賜施行臣愚幸甚

一擅去諸臣如孫善繼輩已經吏部參糾臣

屢次票擬未蒙處分此

神所係漸不可長伏望

檄發

一科場在邇應天提學御史有考校之責各省巡按御史有監臨之責皆不可缺而應天生儒一半未考福建巡按缺已三年路途尤遠及今點用猶以爲遲再或遲延必致誤事伏望

檄發

一政本乏人臣極病極困不能支吾屢請會推萬非得已伏望

綸發

一求去諸臣如尚書趙世卿等皆杜門日久

進退狼狽或去或留大者斷自

聖衷小者下之部議其在公私實爲兩便伏望

綸發

一臣等題推

日講諸臣教習庶吉士官及翰林諸臣資俸已

深應量陞轉者此係臣等職掌不得不請

伏望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十日

催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臣昨接得都察院揭帖催請

欽發南直提學御史至爲懇切竊惟科場日期甚迫而南直生儒未經考校者尚多何以應試故南京科道諸臣連章奏請而吏部都察院亦題催數矣此眞不可一刻緩者至于各省巡按有滿而應代有缺而未補而福建一差巳三年無人目下科場事務誰爲管理揆之事勢亦萬難再遲臣不得巳冐昧代請極知語言煩瀆取厭

然事情急切如此而臣復隱忍不言心何能

安伏望

聖明亮臣愚衷

亟賜檢發臣不勝悚息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催請巡按揭

[illegible]惟今歲大比之期各省巡按責在監臨極

爲緊要須蒙

皇上發下南直隸提學御史人皆喜慰而都察院

題差巡按尚未蒙

允發今各省路途遠者至七八千里使即日承

命奔走趨赴亦僅可及事若復遲延數時寧不貽

誤省方重務實與大典臣知

主明之必留念也煩瀆之罪臣無所逃伏望

[illegible]原宥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六疏

奏爲身病時危力竭情急懇乞

聖明留神治理以弭天災

蚤簡閣臣以隆政本事臣一介寒儒遭明盛之世

專

神聖之主厚澤鴻恩隆天重地即捐糜此生何足

顧惜豈敢以困苦私情頻煩籲訴于

君父之前自取干冐之罪乎顧今日事勢萬分難

處委非臣愚所能勝其任者臣不得不瀝泣

而申言之向時閣臣只以票擬爲職票擬之

不當則閣臣罪也自年來諸事留中籲
天無計遂謂閣臣身居密勿有股肱心膂之誼力
能得之
皇上凡各衙門章疏停寢不發者無不責之閣臣
閣臣于各衙門之事毫不與聞徒以軍國大
計所關不得不請甚至于題差掌印請告乞
歸諸尋常瑣事亦皆屢揭代陳在臣私心方
自愧煩數不足以感動
君父乃外間不知尚群然責臣之不言臣爲國家
任罪過所甘心惟是天下事日危日迫不容

往視如須者遼東巡按揭稱奴酋領兵侵迫
北關勢甚猖獗兵部官對臣每嘆無餉無兵
窮窘無策遼左之危固已甚于累卵矣而直
隸山東一帶又盡皆荒旱盜賊縱橫昨山東
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犢牛一隻兩
頭三鼻四目二口考之五行志云牛一身二
首爲天下將分之象今
國家全盛萬無他虞然當此水旱頻仍民心離
散之日而非常妖變著見如此臣恐內地之
憂亦不下於邊鄙也爲今日計卽使六曹諸

臣各舉其職如救焚拯溺猶恐不支而一事
之請難于拔山一疏之行曠然經歲其將何
以爲計哉往者天下無事朝政清明閣臣常
有三四員或多至五六員而今日在直乃只
臣一人豈無事之時數人爲之而不足而多
事之日顧一人當之而有餘乎六曹九卿比
肩事
主各懷忠藎而事有壅隔乃責專在臣豈以諸臣
之賢相與補牘而不足而如臣之愚顧獨任
回

天而有餘乎臣嘗譬之今日事體如大旱之歲農

夫束手而待以祈天請雨之一事責之巫師

不知流金鑠石之秋終無興雲致霧之術此

臣之所以力窮智盡自傷孤苦之若是也臣

今腸胃日枯飲食日減每一下血輒至傾盆

昏憒迷忘生趣俱盡常恐一旦溘先朝露以

憂

君父故敢及此一息之尚存昧死哀號望

皇上速下會推之命多簡忠良共參政本使臣得

量力度時自審進退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

臣聞之朝中無不罷之官世上無不盡之年

臣罪過已深分當斥罷病患已篤身近死亡

惟此須臾間未斥未死故尚妨賢誤國若是

惟求

皇上視臣如已填溝壑急擇人以代臣此不過先

後遲速之間而其利害得失相去遠矣臣言

及此一字一淚一字有欺萬世為僇伏望

聖慈哀憐賜允臣不勝丹肽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通政司吏工二科署印揭

臣連日見

發下本章無通政司封進者不知其故今日詢之

該司始知右參議趙邦柱以左參議吳默新

到其本將印信推與吳默署掌未蒙

檢發遂致一槩本章無人封進臣惟通政一官乃

喉舌之司不可一日壅滯若使本章停閣則

外間有緊要事情如軍機邊報之類皆不得

達豈不誤事至于吏工二科亦無人署印章

疏下部者久不發抄大選等官不得領憑目

在長安門外遮臣號懇夫國家精神血脈惟
章疏一路今自下而上者既積于通政司自
上而下者復積于吏工二科揆之政體實大
不便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以便遵行庶上下周流而
幾務不至于壅塞矣抑臣又有請焉通政司列在
九卿責任殊重而通政使與左右通政久缺
不補今趙邦柱署印業已年餘資俸甚深吏
部屢次推陞右通政未蒙
允發而吳默新到即令署印于先後資序亦甚不

安若吏科都給事中今歲考察乃其職掌勢不容緩統望
聖明俯允吏部推陞之請將此二疏
亟行檢發是亦慎納言重計典之大端也臣煩瀆
已甚而事不可已尤望
聖慈憐察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四日

熱審逆犯楊
照得熱審一事乃
祖宗二百餘年相傳之舊章所以宣布
皇仁而哀矜民命至重典也今歲踰期已月餘矣
而
明旨猶然未下當此酷暑之時囹圄纍囚死亡疾
病我
皇上至仁極慈必有惻然于中者而雲南叛賊阿
克等久已讞
上亦至今未蒙

允發此賊擾亂一方殺人無數即使速正刑書猶
未足以洩萬人之憤盡叛逆之辜而遷延濡
忍未伏天誅此人情之所深疑而不得其故
者也惟此二事臣等知我
皇上在所必行無容瑣瀆但宜急而緩人將謂
皇上不忍于逆賊而反恝然于可矜之獄囚
恩威之用容有未當故敢冒昧陳情以聽
聖裁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請補吏科併發吏部各疏揭

臣逐日入直每至長安門則諸大選急選官群擁臣告訴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守候日久自甘不便而歲貢就教者貧窮困苦者貢濮下尤為可憐至該科與工科章奏奉

旨下部者一案不得發抄堆積數月且有數百通該部無從遵奉其爲廢時失事妨誤朝政甚不小也臣前已揭請未蒙

允發今不得已冒昧申瀆伏乞

聖明將吏部所推吏科掌印官及工科請官署印

疏

亟賜檢發以便供職庶候懸各官無留滯之苦而

章疏亦不至沉閣矣臣又見日來

發票本章多尋常瑣事而于用人行政之大寥寥

罕見人情悵望以爲時政維塞甚於前日如

吏部尚書孫丕揚公清正大卓然爲名世元

臣

皇上拔之田野之中置之百僚之上四海人心無

不懽服丕揚年近八旬宦情久息而猶竭蹶

前來不惜身命思以報答

聖上高天厚地之隆恩臣竊敬其人而傷其志乃
受事數時諸所奏請如推補大僚科道年例
之類皆目前要緊事務而無一得
旨如此因循非但丕揚之効忠無地其于
皇上簡用之盛心亦已拂矣自昔稱君德無過明
斷二端
皇上之特起丕揚可謂至明惟于用處再加以斷
則知人善任真與帝王比隆不丕揚萬不敢市
恩沽名以負
皇上也臣區區愚衷輒敢陳述統望

聖明俯垂鑒納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論征奏草